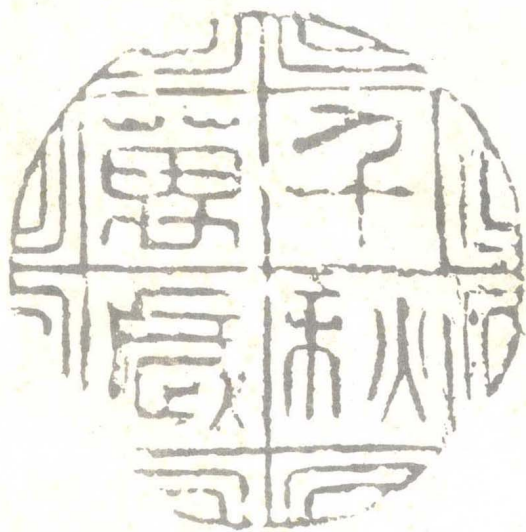


近代中國叢書

先賢傳記叢刊

詩人革命家

——胡漢民傳——



近代中國出版社印行

詩人革命家

——胡漢民傳

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

先總統 蔣公有言：「我國歷代志士仁人，每當貞元剝復、存亡絕續之交，毅然以天下國家爲己任，發揚民族精神，恢宏固有道德，從而宏道作人，轉移社會風氣者，史不絕書。」誠然，賢者之所以能撥亂世反之正，就是因爲他們願意竭其良知、毅力來改造社會，轉移風氣，而絕不爲社會風氣所轉移，且良知、毅力愈加激揚奮發，則其所影響、所成就者亦必愈益磅礴偉大。

民國前十八年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，首先發表宣言，即以「振興中華、挽救危局」爲宗旨，在八十餘年的革命進程中，我們已經先後完成了推翻滿清、建立民國、打倒軍閥、統一全國，並獲得對日抗戰勝利、光復臺灣澎湖失土、廢除不平等條約、實

行民主憲政，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任務。以上這些光輝歷史，原就是由於先烈們以其赤心、鮮血、熱淚鎔鑄而成的豐碑。但在先烈們的同時，也還有不少魁偉賢智之士，他們居則砥礪風節，出則動關大計，「見利不虧其義，見死不更其守」，亦就塑造了立懦廉頑的典型，從而提供了對時代的偉大貢獻。我們面對這些先烈先賢，都應該有着孟子所說的「人皆可以爲堯舜」，「我由未免爲鄉人」的惕厲！大家不妨先找出幾位和自己性向相近的楷模人物，來鎔裁自己，砥礪自己也鞭策自己。

「近代中國社」基於此一認識和要求，特邀請當代名家以真摯而生動的歷史小說筆法，分就有關先烈先賢的身世、生活和思想、學術、操持、云爲，以及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，加以明確而平正的敘述，集爲一部「先烈先賢傳記叢刊」，我們十分希望她是兼具學術、文藝

與教育意義的讀物。

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」我們謹以和此一樣的心情，虔誠的希望忠肝、熱血的革命青年，從這一部叢刊裏，獲得您所希望獲得的啓示和鼓舞。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秦孝儀謹序

前記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（西曆十二月九日）是開國元勳胡漢民先生百歲冥誕，秦一波先生約我以小說體裁寫胡先生傳記，隆情盛意，不便推却。

胡先生一生追隨 國父奔走革命，豐功偉烈，載之史乘，他的人格、學問、事業，正如公祭時靈前的輓聯所說「一代楷模黨尊李杜，千秋勳業人仰伊周。」像他這樣一位有個性、有學問、有節操、有抱負，只見其大不見其小的開國元勳，我真擔心我這枝禿筆不能表現他於萬一。當時我真想婉辭，但又不便啓齒。秦先生要我和胡先生女公子國大代表胡木蘭女士洽商請教，承胡代表提供了十之六七的資料，幫助我解決了許多困難。但是規定的字數只有十萬字，而且要「行文簡潔、力求無廢字、蕪詞或不必要的敘述。」胡先生的著作及史料多達兩三百萬字，即以他的「自傳」和姚漁湘先生的「胡漢民先生傳節錄」而言，就在十萬字左右，「胡漢民先生年譜稿」更多達十七八萬字；此外還有許多相關資料（見書後參考書目錄），必需參證取用。這些資料都是平鋪直敘事跡，沒有迴旋餘地。而小說和傳記的寫法不同，小說可以虛構，可以無中生有，愈是寫得天花亂墜，愈能吸引讀者。但傳記小說沒有純

小說那麼多的創作自由，尤其是開國元勳胡先生的傳記，必須事事有根有據，一點不能「亂蓋」，並經有關方面和胡代表木蘭認定，才能著筆。我受了字數和史實編年等種種限制，又在「螺螄壳裡做道場」，我所能發揮的實在太有限了。

我寫小說向不願多作敘述，而重心理、行為描寫和對白，但這本「詩人革命家胡漢民」，却不得不多敘述事實，與我過去的創作大異其趣。所以嚴格說來，這不是我個人的自由創作，我只是將有關胡先生的兩三百萬字的史料，綜合整理，按編年次序，以小說形式出之，加以渲染而已。

胡先生去世時五十八歲，我受託寫胡先生的傳記小說時也是五十八歲，何其巧合？莫非數耶？

我仰望胡先生已久，如果能由我個人創作，寫一百萬字的小說當非難事，而必倍優於此也。

前記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（西曆十二月九日）是開國元勳胡漢民先生百歲冥誕，秦心波先生約我以小說體裁寫胡先生傳記，隆情盛意，不便推却。

胡先生一生追隨 國父奔走革命，豐功偉烈，載之史乘，他的人格、學問、事業，正如公祭時靈前的輓聯所說「一代楷模黨尊李杜，千秋勳業人仰伊周。」像他這樣一位有個性、有學問、有節操、有抱負，只見其大不見其小的開國元勳，我真擔心我這枝秃筆不能表現他於萬一。當時我真想婉辭，但又不便啓齒。秦先生要我和胡先生女公子國大代表胡木蘭女士洽商請教，承胡代表提供了十之六七的資料，幫助我解決了許多困難。但是規定的字數只有十萬字，而且要「行文簡潔、力求無廢字、蕪詞或不必要的敘述。」胡先生的著作及史料多達兩三百萬字，即以他的「自傳」和姚漁湘先生的「胡漢民先生傳節錄」而言，就在十萬字左右，「胡漢民先生年譜稿」更多達十七八萬字；此外還有許多相關資料（見書後參考書目錄），必需參證取用。這些資料都是平鋪直敘事跡，沒有迴旋餘地。而小說和傳記的寫法不同，小說可以虛構，可以無中生有，愈是寫得天花亂墜，愈能吸引讀者。但傳記小說沒有純

小說那麼多的創作自由，尤其是開國元勳胡先生的傳記，必須事事有根有據，一點不能「亂蓋」，並經有關方面和胡代表木蘭認定，才能着筆。我受了字數和史實編年等種種限制，又在「螺螄壳裡做道場」，我所能發揮的實在太有限了。

我寫小說向不願多作敘述，而重心理、行為描寫和對白，但這本「詩人革命家胡漢民」，却不得不多敘述事實，與我過去的創作大異其趣。所以嚴格說來，這不是我個人的自由創作，我只是將有關胡先生的兩三百萬字的史料，綜合整理，按編年次序，以小說形式出之，加以渲染而已。

胡先生去世時五十八歲，我受託寫胡先生的傳記小說時也是五十八歲，何其巧合？莫非數耶？

我仰望胡先生已久，如果能由我個人創作，寫一百萬字的小說當非難事，而必倍優於此也。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戊午仲春於臺北

詩人革命家

——胡漢民傳

一

前清光緒五年（己卯、公元一八七九）十月二十六日（西曆十二月九日），廣東番禺胡家，生了第四個孩子，是個男孩。他父親胡文照，是個讀書人，原籍江西廬陵縣延福鄉青山村。累世務農，到他祖父雙三公時始宦遊廣東，因此落籍。胡文照是個很好的幕僚人才，自己雖沒有當過知府知縣，却為不少知府知縣捉刀，這種工作歷代稱為刑名，是很重要的工作，是府縣首長的智囊、靈魂。胡文照生性廉介，是非分明，雖依人作嫁，但合則留，不合則去，決不委屈求全，卑躬屈膝。他有一個賢慧的夫人文氏，是江西萍鄉望族，文壯烈公第六位千金，能詩能文，並且擅長音樂圍棋。胡文照雖窮，她不但毫無怨言，更能敦品勵行，夫唱婦隨。他們兩人對於這第四個孩子都很喜歡。胡文照先替他取名衍鶴，字展堂，後又改名衍鴻。

由於衍鴻長得十分清秀，聰明非凡，文氏特別喜愛。自幼即教他認字讀書，他過目不忘。『千字文』、『三字經』能朗朗上口，故事聽過一遍，過了幾天，他還能覆述得一句不差。他五歲時，有一天文氏觸景生情，隨口教了他一首王安石七律『茅簷』，她一唸完，他就接着背了出來。

「茅簷常掃淨無苔，花木成蹊手自栽；

一水護田將綠遶，兩山排闥送青來。」

文氏聽了喜出望外，擁着他慈祥地輕輕地問：

「鴻兒，你懂不懂這首詩的意思？」

他馬上反問她：

「媽，這是不是妳寫的？」

文氏在他臉上親了一下，謙虛地一笑：

「媽那有這麼大的學問。」

「媽，我們住的是茅屋，妳不是天天拿着掃帚把門口打掃得乾乾淨淨嗎？怎麼說不是你寫的呢？」

「媽不過是一時觸景生情，隨口唸了出來。」文氏回答：「這首詩是我們江西一位政治家王安石寫的。」

「媽，什麼是大政治家？」

「照一般人的說法大政治家就是作大官的人，其實不然，作大官的人未必是大政治家，只有像王安石這樣有理想有抱負的宰相才配稱為大政治家。」

「媽，大政治家是不是要讀書？」他昂起頭來望着文氏的臉說。

「當然。」文氏十分肯定地點點頭：「不讀書怎麼能成為大政治家？歷代朝廷那有不讀書的宰相？粗人怎麼能成為大政治家？連皇帝也非讀書不可。」

「讀書要不要錢？」

「當然要錢。」

「我們家裡窮，連一塊田都沒有，怎麼讀書？」

「鴻兒，只要你肯讀書，」文氏拍拍他說：「我們再窮也不能荒廢你的學業，何況媽和爸都能教你。」

「媽，剛才妳教我唸的是什麼？」

「這是一首七言律詩。」文氏向他慢慢解釋：「作詩可不容易，既要學問，又要才情。光有學問，沒有才情，不能作詩；光有才情，沒有學問，也不能成為詩人。只有像王安石這種有學問又有才情的人，進而可以治國平天下，退而也不失為一個詩人。」

「媽，我不懂妳的話。」他搖晃着小腦袋。

「只要你能記住就行，將來自然會懂的。」文氏向兒子微微一笑：「三字經，千字文，你又何嘗能懂？」

「媽，可是妳剛才唸的這首詩第一句我就懂。」他得意地說。

「這不過是應了景兒你才能懂。」文氏也高興地在他臉上輕吻一下：「第二句你未必就懂？」

「媽，我們門口這些花木不是妳親手栽的嗎？」

「不錯，這一句也算你懂了！」文氏又高興地在他臉上吻了一下。「第三句第四句就不能勉強你了。」

「媽，我會記住這首詩。」

「我相信你能記住。」文氏用手摸摸他的頭，她對兒子超人的記憶力很有信心。「這是

王荊公在金陵閒住時作的一首好詩。大丈夫要提得起，放得下。王荊公雖然當過宰相，可是賦閒時仍然能恬淡自適，這就不失讀書人的本色，粗人是不容易辦到的。你記不記得我這番話？」

「媽，我記得。」他點點小腦袋。

文氏又摸摸他的頭，她對於這個兒子真是滿心歡喜。

這天晚上胡文照回來，文氏把這些情形一五一十告訴了丈夫。

胡文照因為忙於公務，對於家務事向來難免疏忽，對這位老四的情形也不十分清楚。現在聽了文氏的話，心裡也十分高興，但是還有點將信將疑，不免問了一句：

「這孩子真有這麼好的記性和悟性嗎？」

「我還會騙你？」

「但願真的如此，」胡文照安慰地一笑，隨後又叮囑文氏：「妳可千萬不能寵壞了他

！」

「你放心，我不會溺愛。」文氏回答：「我只擔心一件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胡文照關心地問。

「鴻兒的性格有點像你。」

「像我有什麼不好？」胡文照反問她。

「當然沒有什麼不好，」文氏開朗地一笑：「我只怕將來他會吃虧。」

「吃虧就吃虧，有什麼了不起。」

「話不是這麼說，性子太直，太方，容易遭人暗算。」

「我平生最討厭鄉愿和蠅營狗苟的小人。如果鴻兒真的像我，我倒喜歡。」

「得了，得了，你千萬可別鼓勵他踩着你的腳印子走路。」

「我情願他做一個擇善固執的君子，不要他做一個朝秦暮楚的小人。」

「你就是一天到晚君子小人，你分得這麼清楚，以後誰敢請你當刑名。」

「士為知己者死，貨賣識家，向來只有我拂袖而去，還沒有別人攆我走路的。」胡文照

自負地說。

「當然你有你的長處，東家也少不了你這種有幾根硬骨頭肯撐到底的幕賓，不過我希望鴻兒有你的長處，沒有你的短處。」

「妳現在講這些話還早得很，」胡文照想想不禁好笑：「鴻兒才滿五歲，性格未定，是

龍是蛇？難說得很。」

「人家說知子莫若父，我要說知子莫若母。」文氏肯定她的看法：「你不要以為鴻兒年紀小，他可一點也不含糊，是非分得很清楚，我偶然說錯一句話，他也會糾正我。」

「怎麼？這孩子真會這樣？」胡文照摸摸八字鬚鬚一笑。

「可不是？」文氏也情不自禁地一笑：「他的小嘴可會講得很，說起話來頭頭是道。」

「謝天謝地！總算我胡文照忠良有後。如果鴻兒是個鄉愿小人，那真會把我氣死！」

「這點我倒不擔心，」文氏輕輕吁了一口氣：「我擔心的是他心腸太直，骨頭太硬，是吾家文文山一流人物。」

「這點我倒沒有想到！」胡文照肅然起立：「鴻兒雖然生在番禺，我們的原籍可是江西廬陵，文天祥的故事我自小耳熟能詳，鴻兒也許沾了一點廬陵的山川之氣。」

「天地造化難說得很，」文氏感慨地說：「不過人為萬物之靈，位列三才，對於鴻兒的教養，我們可要特別小心。」

胡文照一向尊重夫人的意見，今天聽了她這一番話，真是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，不禁連連點頭。

二

胡衍鴻六歲時，隨父母至高州任所，第一天就碰見不平的事。

原來他父親雇了幾個挑夫，其中有一個瘦瘦高高、臉色鐵青、鷹鉤鼻的挑夫頭子，他父親把工資全部交給他，他卻不分給別的挑夫。中途休息時他一個人鑽進大煙館裏吞雲吐霧，別的挑夫喃喃咕咕，甚至咒罵那個傢伙。可是當那個傢伙抽足了大煙出來，精神抖擻，那幾個挑夫又噤若寒蟬，不敢吭氣。一連兩三天都是如此。他心裏一方面同情那幾個出力拿不到錢的挑夫，一方面討厭那個黑良心的傢伙，禁不住對文氏說：

「媽，那個鴉片鬼好黑良心，幾個人的工錢他一個人獨吞，天下那有這種道理！」

「說話要小心！」文氏經常跟着丈夫來往州府，閱歷豐富，連忙警告兒子：「江湖是非多，九流三教的人物都有，你乳臭未乾，少管閒事！」

他知道自己年紀太小，沒有力氣，不能打抱不平，但心裏始終不服。

到了高州，和父母同住府衙。七歲時開始上學。

一天他從審訊處經過，突然聽見衙役扑打犯人，痛得犯人像殺豬一般嚎叫，他心裏實在